

□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

# 文化自信：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孙羽津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其原则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回顾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儒、释、道三种文化资源的融合与演进是主潮。其中，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二家不断交流对话，为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然而，这一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其中不乏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

早在1200年前，唐代大儒韩愈曾勇立时代潮头，高标道统、“呵诋释迦”，猛烈批判佛教一时之流弊；与此同时，韩愈还注重借鉴佛教理论，积极推进儒家的理论创新，堪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典范。

## 批判佞佛，不忘本来

公元818年，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为了取悦唐宪宗李纯，特地奏陈“法门寺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宪宗听了这话，兴奋不已，立即派遣使臣迎取佛骨。第二年初，佛骨被迎入皇宫，宪宗亲自燃香跪拜，旋即命人将佛骨传遍京城寺院，巡回供养。一时间，长安城中掀起了瞻礼佛骨的狂潮，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竞相奔走施舍，有的捐献了全部财产，有的在头顶上点燃了艾香，燃顶供奉，更有甚者点燃了自己的臂膀，用躯体供奉佛骨。当此之际，韩愈——这位满怀着强烈文化责任感的士大夫，愤然写下《论佛骨表》，痛陈佞佛之谬，甚至将矛头直指宪宗皇帝。

韩愈指出，无论宪宗是否出于本心，“御楼以观，昇入大内”这一背离人伦常的佞佛行为，已对社会风俗造成了恶劣影响，刺激百姓竞相毁身事佛。据《法华经》等佛教典籍的说法，烧身供养具有无上功德。自南北朝以来，曾多次出现僧人集木焚身供养的现象；及至唐宪宗佞佛之际，焚身供养已不限于僧人群体，而是遍及平民百姓，发展为一种丑陋的文化习俗。这一陋习，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基本准则相抵牾，冲击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于是，韩愈站在文化本位立场

上，对佛教展开了“祛魅”：

（佛）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官禁……乞以此骨付之火水，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

在这段论述中，韩愈假设了佛陀在世、入朝面君的场景，以“不过宣政一见”数语，消解了佛的神圣性，将其与中国的关系，化归为文化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先是构建了“陛下容而接之”的形象，又将现世君主尊为“大圣”，着意凸显“君”的伦理维度，其目的在于重树所谓“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一传统价值观，矫正宪宗跪拜佞佛、百姓毁身事佛之弊，通过文化批判坚定文化自信。

## 高标道统，吸收外来

韩愈生活的时代，大唐盛世早已随着安史兵燹而灰飞烟灭，藩镇势力盘根错节，唐王朝统治力量日益衰弱。在思想文化领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僵化为章句之学，难以直接有效地作用于世道人心，辅弼政统。值此之际，时代呼唤着理论的创新；然而，真正的创新决不止于《论佛骨表》式的激昂批判，而需要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通过比较、借鉴与省察，激活并发展经典话语体系，从而引领历史潮流。韩愈著名的《原道》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传》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北京故宫博物院日晷



北京古观象台

在三教并行的时代，儒、释、道都会围绕“道德”诸概念展开一系列论述，往往指涉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价值观的混乱。鉴于此，韩愈明确为“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强调“道德”这个谁都要讲一讲的“虚位”，必须被赋予“仁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念，才能真正为天下人所奉行。然而，那时的佛教徒往往抛弃儒家倡导的仁义，抛弃仁义所维系的君臣父子之伦，去追求寂灭。对此，韩愈拈出《礼记·大学》“正心诚意”数语，向世人宣告：“佛教讲寂灭、强调治心，儒家又何尝不重视治心？更何况儒家治心，是为了承担起天下国家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韩愈之前的数百年间，《大学》虽属儒家经典，却未得到多少重视；自韩愈之后，《大学》的价值才逐渐被发现，最终被尊为“四书”之一。在佛教治心的理论魅惑之下重新发现《大学》，韩愈的这一做法可谓透过外来思想文化激活本土经典话语，实现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经典案例。

不仅如此，韩愈还借鉴佛教禅宗的理论，明确标举儒家之道的统系，这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他指出，儒道从尧、舜、禹、汤传到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又传给了孟子，孟子去世至今已经1000年了，道统始终没人能接续。在韩愈列举的这些人物中，商汤与周文王相隔数百年，周公与孔子相隔数百年，孔孟二人也相隔百年。不难看出，韩愈所建构的道统，有取于禅宗的“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一定经过当面指授，只要能赓续、发扬儒道的精义，就应被列入儒道的统系之中。韩愈如此高标道统，非仅思古之情，要在直面现实——在孟子逝去千年之后，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唐代，理应有有人站出来承续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担负起天下国家的责任。也正因此，学者往往把韩愈建构道统这一做法称为“入室操戈”，即韩愈到佛教阵地里，拿起佛教的理论武器来武装自己，发展自己，从而对中华文化起到了“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重要作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韩愈之于中华文化史的意义，关键就在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立场，做到了破中有立、立而能破，既勇于进行思想文化的批判与省察，又积极推动思想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这正是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教教研部讲师，文学博士）



已倒塌碎裂的北洋水师水兵墓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供图）

纽卡斯尔，16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见证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在这里的圣约翰墓地，有5位北洋水师水兵长眠于此已经100多年。

今年6月，有中国留学生发微博描述了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碑的现状：其中3座墓碑已倒塌。一时间牵动着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情感，引起国家文物局重视。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承接修缮事宜。

日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通过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公祭项目正式启动。他表示，本次筹集面向海内外，资金用于修缮英国纽卡斯尔北洋水师水兵墓碑及墓地。“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开展的第一个海外公祭项目，也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项目。”

## 埋骨他乡的忠勇

19世纪末，清王朝国势衰微。为救亡图存，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系、淮系开展“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落笔最重的一个举动就是建海军、强海防。从1880年到1888年，北洋水师曾从位于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船厂购买过4艘巡洋舰，分别是第一批的超勇舰、扬威舰和第二批的致远舰、靖远舰。

那是一个水土不服会致命的年代。在奉命赴英接舰受训的北洋水师官兵中，有5位水兵病故于此，分别是第一批人员中的袁培福、顾世忠，第二批人员中的陈受富、陈成魁和连金源。他们都被安葬在圣约翰墓地。

1911年，海军名将领暨光复海圻号巡洋舰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时，曾专程前往吊唁，并重修墓碑。现在所见墓碑，即为当时所修。

由于这5位水兵军阶较低，现在尚未查到关于他们更详细的背景资料。虽然他们不是战死沙场，却也是为国捐躯。在未倒塌的两座墓碑上，能看到雕刻清晰的汉字：“福建福州府侯官县陈受富之墓”“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闽县陈成魁之墓”，与其他本地人的墓碑相背而立，东望大海，远眺故乡的方向。

## 留存海外的文化遗产

9月底，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派文物修复专家赴纽卡斯尔实地勘测，发现这5座墓碑都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错位、断裂、风化、微生物等病害，其中3座（连金源、袁培福、顾世忠）倒塌多年，急需修缮。

英国北部华人企业家协会（NBCEA）在协助查询当地档案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意外地在墓地管理部门登记资料中发现：这5块墓地是当时清政府出资15英镑购得，为中国政府所有。这份珍贵的档案资料证明了这5座墓碑是中国留存海外的珍贵文化遗产。

这5座墓碑是当年北洋水师购买巡洋舰、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的见证，也是清末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见证。5座墓碑静静地矗立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见证着清末近代化过程中，一批仁人志士奋发自强、努力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艰难探索。

□ 汉字故事

## 试解“碧山吟社”之谜

杨立新



“碧山吟社”砖雕门额

诗社是诗人定期聚会作诗吟咏而结成的社团组织。《红楼梦》中，大观园众儿女于秋爽斋结成海棠诗社，“宴集诗人于风庭月榭；醉飞吟盏于帘杏溪桃”，可谓风雅之至。在江苏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的南侧，也有一处著名的古代诗社遗址——碧山吟社。

碧山吟社始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由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秦旭所创。秦旭崇尚尚贤，晚年于无锡惠山之麓、黄公涧上，结庐建亭，名曰碧山吟社，并与无锡10位年高德劭的诗翁在此结社吟咏。十

老歿后，秦旭曾孙秦瀚又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重修碧山吟社，再续诗社余韵，并请“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为之题匾，悬于门楣之上。此后，碧山吟社又几经兴废，终于在清乾隆以后的200余年间归于沉寂，风雅衰矣。辛亥革命后，人们才找到了碧山吟社的匾额，并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步恢复重建。现在，由无锡市离退休老人为主的诗词爱好者又重组了碧山吟社，但该社留下的诸多未解之谜仍让人们困惑不已。

2012年12月28日，无锡《江南晚报》刊登文章《石刻追忆500年前碧山吟社》。作者提出了一个“碧山吟社”之谜：“文徵明为何写‘别’字？”认为“碧山吟社”砖雕上有两个字甚是特别，“吟”字右半边的“今”是反过来写的，“社”字则多了一点，可能是错别字。作者称：“古人的书法讲究一个‘趣’字，文徵明为何这样写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肯定包含了他的寓意。”

“碧山吟社”四字为隶书。文徵明在书法史上以诸

体兼善著称，但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指出：“其所沾沾者隶耳。”“吟”“社”两字只是隶书的一种写法，并非错别字，也不可能包含什么寓意。

我们首先看“吟”字。“吟”的本字为“今”，其甲骨文为倒写的“口”，下面一横为指事符号；金文则将横画写成折笔；小篆承续金文字形，并加“口”另造“吟”字；隶书是经过隶变后的今文字，除我们常见的写法外，还可以沿用篆文字形，这是用今文字书写古文字。下图为“吟”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至于“社”字为何多了一点，其实这只是书法创作的需要，主要起到驻笔回锋的作用，并无任何深意。在汉隶名碑《张迁碑》《史晨碑》中都有使用，还出现在楷、行、草诸体中。



(东汉)《张迁碑》 (东汉)《史晨碑》 (唐)欧阳询 (唐)褚遂良 (明)宋克

以上是“碧山吟社”的文字之谜，另外还有出典之谜。2011年6月3日《无锡新周刊》刊登《碧山吟社

未解之谜》一文称：“秦旭创办之初，为何把诗社取名为‘碧山吟社’，典出何故？无论是在秦氏的族谱，还是在诸多的‘碧山吟社记’、《无锡县志》等史料中均无记载。这也成了我们关注‘碧山吟社’碰到的第一个未解之谜。”

在此，本人不揣浅陋，试解此谜。关于“碧山”二字出于何典，本人认为与诗仙李白有关。

翻开《全唐诗》，我们不难发现，“碧山”一词李白的使用频率最高，有19首诗提及。或泛指青山，或别有所指。如：“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湖南武陵山；“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江西庐山；“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四川峨眉；“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陕西终南山；“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江苏北固山；“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河南鸣皋山；“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济南鹊山；“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安徽黄山。

上述李白诸诗中的“碧山”均为青碧秀美、风光旖旎的名山胜地，它激发了诗人的瑰丽诗思，成为其创作的不竭源泉。因此，“碧山吟社”典出李白诗歌当无疑义。那么，古代文献中为何没有留下点滴记载呢？常识问题，不言自明，何需赘言。

最后，“碧山吟社”中的“碧山”指的又是哪座山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锡惠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成果）